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衣冠扇食官酒器炭藁〈尾〉門十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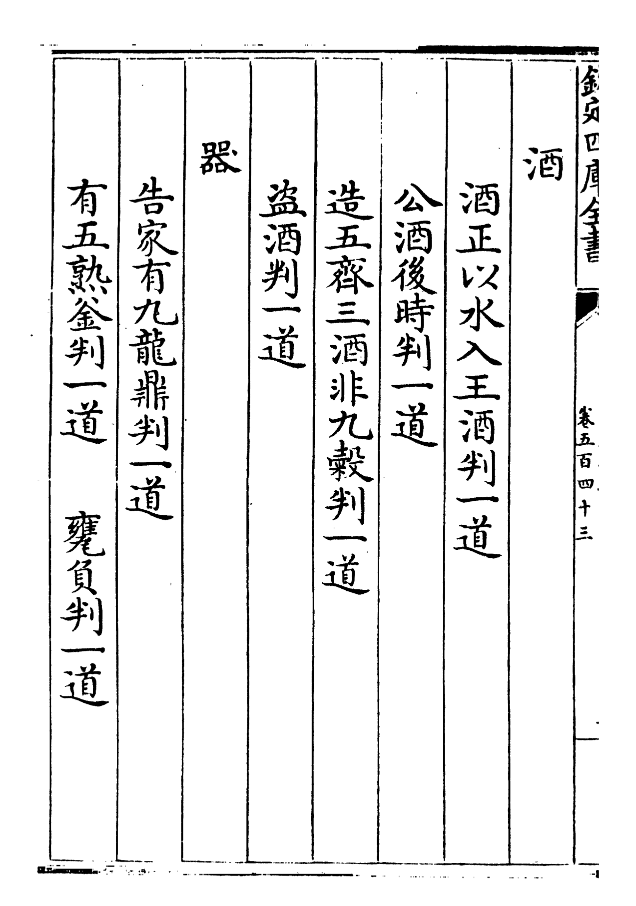
衣冠扇

禁楚製判一道　並冠兩梁判一道

執蒲葵扇判一道

食官

甲爲食官判一道　庖人進炙判一道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一道

公酒後時判一道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一道

盜酒判一道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一道

有五熟釜判一道　甕負判一道

村人借罐判一道　鏇樹爲杯椀判一道

磑分利不平判一道

炭藁尾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一道

貯藁判一道　造尾判一道

衣冠扇

禁楚製判

乙禁楚製漢書云叔孫通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

對

衣裳楚楚須辨於彩章雨雪瀌瀌以虞其燥濕瞻言乙也所習伊何異子臧之不衷載時人之將誠同陳咸之所衣爲大國之榮觀製豈變常事仍師古魯之縫掖君子嘉其厳儒楚之復陶當時不以爲罪庶窮閱實之典爰寘不辜之刑

並冠兩梁判

丙爲大官令丁爲博士並冠兩梁御史奏違法丙云視

省進膳丁云崇儒不伏仰正斷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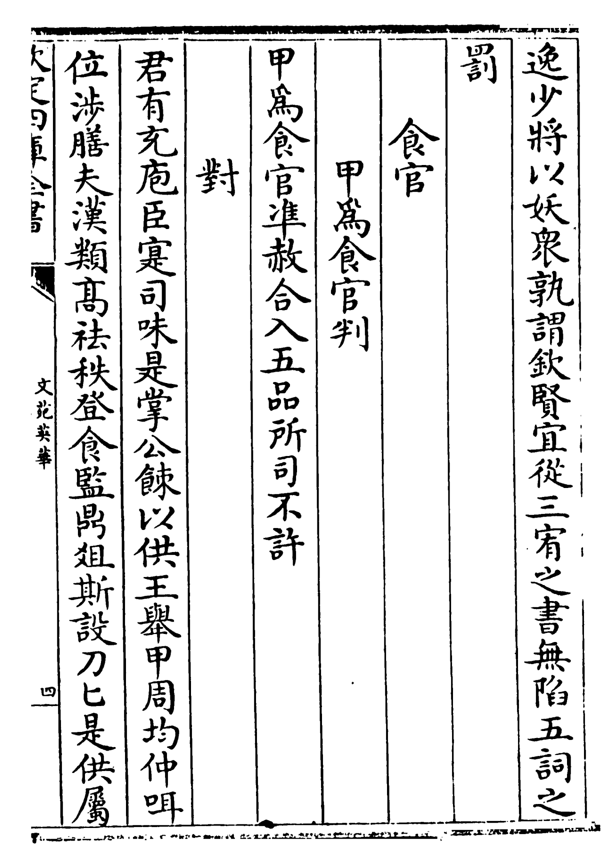
車服以庸弁冕有辨必章彩而彖位具文物以昭德丁丙各從王事端委清時遵儒師以奉職率饔人以敬禮至於玉膳將進躬視丹墀之側縹緗（一作裘）方展危坐青襟之前雖匪官聯乃同其服進賢遂戴有類於漢臣委貌未得且謬於殷道以兩梁之製觸鐵柱之威巧詞俱飾文過斯在請詳典式以議科條

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扇於盛暑人多效之或告妖衆

對

服玩垂則歳時交進韞狐白以禦冬裂紈素而清暑由是五明開製道在思賢七華擅奇思歸錫寵委方圓以呈質順行藏以適時登用有期著號無爽乙行均山仰時聞景慕執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即好蒲葵式狥謝安之義事符懐舊跡逐移風類折巾於林宗寧俟題於



逸少將以妖衆孰謂欽賢宜從三宥之書無陷五詞之罰

食官

甲爲食官判

甲爲食官準赦合入五品所司不許

對

君有充庖臣寔司味是掌公餗以供王舉甲周均仲咡位涉膳夫漢類高祛秩登食監舄俎斯設刀匕是供屬

澤降紫書榮頒朱組黃香之秩咸以云增潘岳之階獨當不進所司陋其烹飪黜役乘軒昔罰餌立誠旣加都尉壺餐著節亦拜大夫以愚所窺合霑錫命

庖人進炙判

乙當庖人進炙有髮繞之將科罪訴云當有讎事

對

相彼庖人政司口實式調玉饌以薦金門屠蒯之德莫如陳政之讐巳作執鸞刀而袒割蟬翼必裁揚獸炭之

赫曦鴻毛罔燎以此而科情則可知况乎鼠�櫼(一作梅)窒

中己申寃於吳日髮生肉内豈獲譴於唐年請推讎人

以雪庖者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

甲爲酒正以水和酒入於王之酒府法司劾其矯濫訴

稱時供六飲以爲涼不伏科

對

五齊分名陳乎式法六飲成薦差以時序明其有則誠以無彛率由典常俾克永世是以用光朝覲湛露興詩取備蒸嘗質明行事資以王度入于天府苟或不愆亦何專一惟其酒正職在漿人非作僞以心勞實陳力以就列相時後動跡匪踰閑師古而行事乃從禮四運其易六飲攸供佇以稱凉爰資受和俯銀床之露井始汲香泉汎玉斝之流霞旋開聖酒若三軍之盡醉即見投醪分八罇之立儀斯成薦飲炎光在候正有叶於頒氷

清虛坐井序將捐於溽暑官無留事責乃非宜未覿旌
功奚爲蔽善將同矯濫何至寃誣法司自且不明酒正
誠非忤典

公酒後時判

甲爲公酒後時爲主司所詰辭曰酒材不足

對

酒以成禮國之大經祭祀賓客咸賴其用甲惟賤伍掌
我斯職不率其度旋聞後時水泉必香無傳淸苦火齊

不作幾空賢聖主司方詰甲乃有詞酒材不供毀書難議明庶折獄君子攸存噬嗑論刑恐貽遇毒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

所司造五齊三酒憲司以非九穀罪云歲無餘

對

和其神人亦在酒醴能善乃事則惟司存故陶器必良既麴糵以云備六物式序必黍稷而非馨今者周官列職徒聞於五齊憲府舉非或虧於九穀尚負罍恥忽貽

神羞旣無餘之起訴何有詞之能代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敎以多養猛犬

卓家酒滯而翁賔客猥售獨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

財

對

媪翁接開巵酒當壚不逄漢髙之過何能大售頻遇畢

公之竊頗煩小盜敎其養犬盖以防人閒夜吠而雖懲

在春醪而頗滯素蟻空汎鄰中之賢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當曰非宜方便殆成無狀宜科誣謗以寘刑名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

是賢告耳孫家有九龍鼎歷代寶之恐非人臣所宜蓄

對

天子建德是班宗彝諸侯立家爰受分器業盛昂鼎功

昭篆刻若使世濟不泯長子承主宗之規胙土云亡耳孫何克復之有況光涵一作滔沒泗氣溢歊汾煥彼龍文昭其象物何速戾於懐璧盍歸休於國寶是賢所告謂得其宜

有五熟釜判

封君有五熟釜而銘其口隣人告違曰嘗有所賜

對

書功旂常然後克類分命彝器則惟其賢知三賜之有

恒故百代之令典贍言彼乙齒我封君開國承家方列土之貴玄袞赤舄見諸侯之禮嘉孔生之居衛三命益恭韙鍾氏之仕曹五熟云錫車服必班乎國命釜銘何恤於人言出話不然覺善隣之滕口有孚勿問騐所錫之徵人必也正名此焉無咎

甕負判

甲甕負彼乙盪倒甕甲索陪乙不伏

對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溢者非其故或一作非
爲甲且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爲無狀殊叔寶之情言
謹守旣謝於挈缾倣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
由必其廣陌脩衢往來不接故爲搪揬是有常刑儻若
狹路重闉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
宜加捨誤則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在量情言溢非
故犯之名稱負乃小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宜

村人借鑵判

村人借隣家鑵未出門打破人索陪云未離本處準令合比附

對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稽六爻之文蓋取諸益司百工之事無或不良惟彼村人幸叅比屋既借鑵而攸要非抱甕而爲勞出門未覯於同人繘井先驚於敝漏雖罔離厥所而譴自已掊異管寧之深仁愧林宗之妙賞且官之議事貴在量情忝曰村隣得來得往詳其故誤有重

有輕向若狹肆通闤修街隘路咽綺城之歌舞暗紫陌之煙塵物雖見盜夫何足咎況屬荊扉寂寞蓬徑蕭踈破由彼已孰當毀櫝事匪因人爰煩投杼勒酬半價良謂合宜盜物容據減條損器何援比例輒云不伏深覺詞游

鏇樹爲杯椀判

得甲鏇榆樹爲杯椀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對

士農工商孟堅陳十志之本水火金木箕子載五行之數悠悠羣動各有定業明明財利爲謀不同惟甲肖形運乎天巧旣勤事於賈豎且効功於匠伯加以是揆是度掎漢社之星榆乃刳乃鏟揮匠人之風斲杯非承露未立雲表梡殊鍊藥空候淮南狗錐刀之小利捎耕桑之大業若斬伐愆時未符周禮如彫僞不作自陶魯政夫除害興利禁末勸農罔或奢巧寔防器玩器不涉於無用賣有濟於時須雖懋敦本之俗難加惰業之罪幸

殊游手宜寛䂓面

磑分利不平判

吴丙王丁共有磑納課分利丙云有賸丁云擲日知分所得無賸

對

吴丙王丁均期叶契雞鳴求利不憚孟軻之譏馬磨自資更殊許靖之操市道難固財交易竭競斯升斗頽寧厚於指囷狗彼錐刀魄無慙於碎壁或陳其有賸許以

無厭或掠以浮雲稱斯擲日日有修短閏諸至期利有盈虛定乎宜分理應各得何假相尤然質劑既未研詳刑名豈能懸斷更尋枝派方悉根源

炭槀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鈎盾二月不供宮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鈎盾是同牽絲効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

則如珠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爲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貯藳判

所司貯藳以三千圍爲積苫覆無𦶇防切脂籬合科何罪

對

秩馬所資唯草是用儆科百里輸納六閑黄白無差短

長合度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理則多僻從疑作縱勤苦覆終闕訛籬施功不同處事彌爽犯既非謬辜不免科

造瓦判

甲僱乙造瓦口五分畢計其全乙不伏

對

工商異等埏埴殊制故有質茲土化均質日中乙也狗業求傭偶鑿坯而取給甲則溺情豐屋冀如雪一作雲以

自潤雖載美狀尾故無取於舉全約無陶穴亦何驚於敝漏且全毀興訟僱買異儀僱則不可計全買則合徵成筭乙之不伏誠則有詞甲之無良訟宜從記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三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國城官宅墻井門三十二道

國城

建國判五道　臨宮判四道

城邑判四道　城者謳甲判一道

登城判一道　升高判八道

官宅

造室判二道　宅判一道

墻井

築墻判二道　鑿井獲鏡判三道

義井判一道

國城

建國判後篇作侵官判

典同置臬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其越司視事詞云知無不爲

對

楊仲昌

考工建官匠人營國既匡政本將懋彛倫惟彼京師式模大壯三門煙竦九軌繩列殷稱重屋周曰明堂必有以懸之工理資置臬之審晝規日景夜考星躔陽不邀來月焉藏往屬吾君稽古庻政文明將大朴爲城池用無私爲宫闕凡諸奢靡咸悉棄捐瞻言主司雖設何有況典同之務隷在宗伯雖舉公道全非守官輙相奪倫焉以逃責望貽出位之誠以厚正名之典

同前　　褚亮

定之方中作爲宫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黄道晝叅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乃一作無）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晋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妄爲荀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同前

乾道著明聖人作則仰必觀象測陰陽之運行俯而定

居考星日之中正法象無昧道誠傳於古今典司不僭事宜禁夫侵越典同業尚多藝知無不爲成周舊臺嘗見立圭之法作楚前室能探置臬之規候太陽於齊天占列象於清夜六龍齊御不差亭午之陰衆星環拱自識方中之節雖行之有則無懃述者之明而視或越司終代匠人之斲

同前

晝夜分象爲章於天欽咨日官懋緝星紀探六歷之無

爽齊七政而不忒周官命職各有司存相彼典同實非其任安得置斯水臬均彼土圭茍違盈縮之理徒知分至之節雖占星揆日坐識乾坤而越局侵官終罹罪罟既紊銅渾之典請挂玉條之律此下二篇元編在五百四十九卷雜判門今移入於此

同前

百揆分曹式著尊卑之位九流開務非無守主之規若官得其人網有條而不紊任乖其器玉毀櫝而何愆惟

彼典同頗輕其職不專律呂之應傍占星緯之中在定
雖合於楚宮理職式乖於周秩越司之過誠謂當仁然
以君子器周無往不利調鍾則聞於合響置臬何隅於
兼通即欲論辜恐班輕典請重考其本藝然後定以明
科愚管所窺將此爲允

臨宮判

丙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丙訴云令所

對　　　　　　　　　　　　　　　　呂　焯

至若惑衆創規邦憲貽範能賦雖聞一作云於曩列不呼

取誡於前經丙登臨此時宫墉近矚方比迹於桓景豈

均賞於屈平竊見可徵愆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

繩非未窮令所之由遽加徒罪之罰待詳疑壁方可揮

鉛

同前　范令芬總目作冬芬

玄圃遼居青宫秘籞事隅中外理絶登臨丙之無良自

貽伊咎升高異梁竦之憤抵法挂臯陶之刑且夫子之

牆猶其難見儲君之禁焉可輙臨然法難動揺罪宜欽

恤獎一作典獄雖結於徒坐往訴須從於減科

同前

宮室九重深居而理山河四顧設險爲雄或有登臨當

其近密始疑楚宫極目春江終類子牟遊心魏闕事必

無故情其難捨抵玉律以懲違論顧衣而何失既有詞

於令所須閲實於司存懸議科條恐貽深刻

同前

帝宅天居深宫邃宇閶闔爰啓甘泉是壯必資恭敬無或登臨丙昧科條輙兹違犯且登臨之理抑有前聞桓景所以消災山濤猶其望遠若非此道終合加刑法司處以徒年景訴猶爲文過謂從令所冀減嚴科且前星發輝少陽開景銀牓之門斯闢玉裕之德稱尊焉可輕然聿來憑眺法司科結正合公途

城邑判

甲將仍邑乙不從命比周狗以屬之損已

對　　蔣勵已

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巢燧已遠於三皇城邑已安於萬姓將以寇盜無擾隣伍有孚以崇墉濬洫用備於王制屋粟里布亦率於周典猗嗟彼甲務成厥功足使孔丘門人論於千乘之賦鄭國説者難於九仞之高豈謂立身致誠人未從命不聞忠信之迹翻起比周之言忘筌深謝於得魚致損俄聞於屬狗且辨壁以聽理貴審詳東矢而論道取嚴科且損者恐其無過命者寧載有詞

待窮三刺之典然措片言之折

同前　　祝雲將

侯伯之城中五之一苟不以度事或有虞甲恪居官曹愼固封守魯大夫之爲政必葺其垣晉獻子之城周先仞其邑豈謂澤門之晳見沮於邑中之子於垣載閱於詩頌眷言於乙深昧從時且人之比周既貽官謗而墻之隙壞誰執其愆今遐邇乂寧邊鄙不聳苟不從命亦何憒焉遽唉夫麰棄人何甚況屬於古令出惟行欲加

典刑可以理遣

同前　　鹿慶期

自上棟下宇疆里井田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故墉垣是葺版築聿脩華元巡功見謳於城者子囊臨逝貢策於荆王甲何人斯職兹仞邑乙不從命同之鑿坏趨舍路殊便爲鎖一作隙末雖叔孫受縶每效勤勞而子騫發言何必改作遽營危堞未崇射隼之規不憚嚴科輙嗾夫獒之噬棄人用犬何其不臧既紊風猷請書霜簡

同前　張思鼎

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度土以居人量地而制邑將興版築必俟命（疑作金）槌劃以斷岸長雲負以重城四郭孟軻五畝匪宅是營孔丘數仞爰茲仰止生異里仁之美行多嫉惡之辭茍此不從胡施而可棄人用犬雖猛何爲且闔門塞竇在明時而難許比周阿黨豈君子之攸宜損乙既謝於當全罪甲庚期於無訟然恐造有妨害兆有吉凶或利晉而關秦將抑彼而就此各從所便不亦

宜乎

城者謳甲判

甲爲植巡功城者謳之甲乃鞭之其城者訴不伏

對

千乘制國百堵興詩義非取於復隍道實遵於高壘繕葺惟隙人其以寧廣袤無稽禍由莫大是以京制非經禍延鄭伯梁興不處卒有秦兵在悅使以忘勞豈嚴刑而毒衆甲爲其植是訓於從庀以功程務其操築傅巖

之野疑將見於代刑邑中之黔即類聞於有沮興其百版就以九成方取託於啼烏佇推功於射隼匪隕孀妻之慟寧頽薛縣之琴晉獻成周初開仞邑華元植宋遂見爲謳省已良虧尤人遽覩棄甲而復事本叶於前聞執扑以行譴何貽於是日咸其輔頰雖成滕口之𡞟旣譴垣墉請逭噬膚之罰

登城判

甲登城而指乙告其惑衆甲云實無妖言

對　　王泠然

先王訓俗禁以窺臨君子執身愼乎登降惟甲才非入室教異垂堂旣處隘而乘閑爰興高而眺遠平看雉堞廻數人家遍識山川周知國邑殊鄭君之伺敵忽上層埤同漢后之思鄉且瞻長路行未聞於能賦告將惑於妖言不指不呼孰云知禮從輕從重旋欲議刑向若甲是畢流恭隨長者承所視而待問事緣情而可矜今者攀陟不宜驚疑於衆獲（疑作護）非有失雖云李徑無言故

犯難容亦可棘司懲訓嚴城作限緩獄何逃罪自招於指揮理宜退於心伏

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州斷闕論省科失入

對　王延光

視瞻無回在於往記周旋有禮著之前聞惟彼長年與玆解式行將望遠豈伊升高之能賦悠然目極寧復登

山而送歸且平原坦夷廻首超忽茍不從其所視欲何詳於切問式之立身誠未謂之學矣長者加杖盖亦尤而效之則不愠不知君子之通論如怒如祉詩人之美述旣墻面而斯責於情恕而安施薄訴之由其文有以雖闘論勑法頗欽於州見而失入在宥請遵乎省科

同前　　田南㳤

罰懲其淫禮主於敬若長幼而失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觧式從於長年三人而行尚聞擇善十年以長非可

肩隨况侍上丘陵不能向其所視如問及雲物其將對於何詞無儀所謂於伊人有體自均於相鼠杖其傲禮固未乖宜昔者蜡畢出遊言偃問其何歎幼而不遜尼父叩其夷俟合志為友前賢猶且不喻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齒於鄉黨則應金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關失入宜從省見定刑更待州申欽誠惟刑捨此將濫

同前　王惟孝

先王設教各有等威君子慎儀必脩德禮苟昧斯道時謂不欽解式妄人不若厥訓徒守尊卑之位終乖敬讓之節不從所視寔曰愆儀或人杖之是亦奚爽州曹丕弊因噬腊之遇毒省司失入覺從者之詞游罪自己招云誰之咎請當從禮之罰勿聽無稽之訴

同前　　張郃（總目作鄭）

行已以恭執事在敬同人攸往於野則亨苟踐禮而不踰必遊目而從睹瞻言解式惟是長年道契三人方擬

同心之利名參百行亦專好德之寵行邁云靡丘陵是升覽雲物於五方壯山河於千里不從吾視奚率爾虞事類武侯且未屈於吳起義同文子仍不徵於叔向禮經有紊夏楚收威寔長者之訓恭何薄言之速訟淫刑以逞外臺於是觸藩寬政荐敷仙省準一作宜其射隼

同前　劉儒之

設教以防禮不逆矣遇長不敬患至掇焉苟訓典之不脩乃扑撻而何害相彼一作時解式誠謂狡童五人羣居

且聞異席十年以長則必肩隨不恭辟咡之儀致闕升髙之禮惑其所視吾何以觀之哉杖以作戚固當斯害也已小人文過肆以薄言君子詰姦無從長傲歸諸司敗足示陵尊成以詞人可徵犯齒且州司以刑頗均短綆會府是糾且異長鞭伊小大之以情庶寛猛以相濟

同前　　王靈岳

長者與行登髙向視古之用典決事原心越則謂昏逞而生害是夫鞠稚從陟丘陵已實處卑執奚有黷拾足

於後固合益恣肆目以遊無乃長傲遠有所望問而莫知使曳練吳門宣尼尚惑徹藩晉壁楚子徒觀茍由禮以防非則記過而及杖況尊能制幼刑期就均所罰則可豈宜有訴嗟州議之非當招省司之是詰

同前　　程諫

恭敬何常少長有禮自以引以翼無失於等威左之右之動從於瞻視茍昧斯者則何以覲解式陪彼長年身居弱歲比景未聞於有德居卑且見於無儀於是舍車

而徒升高自下異梁鴻之適越不覩興譔殊栢景之禳災豈能成俗旣而碧空一色翠微萬里迷周流於遠眺闕咫尺以承顔梢雲之杖遂行白雲一作雪之途且默然鞭以爲罰恐傷剛暴且人而無禮寧罷防閑與其居尊而肆威曷若導愚而誘暗况擊蒙垂象於周易叩脛設教於孔門徒事譸言寧容文過剖符之郡涉深故於闘論握蘭之司雅議懲於失入

同前　　陳齊卿

介福維祺授康緝御未濟溝壑是登丘陵將察視之致虧唯對問之所詒非我族類其心則乖且幼長之行陟降有序儻云能賦遂爾升高或匪事親爰加大杖豈桑榆之已逼將夏楚而收威設取愧於離婁終見傷於甯越外臺置辟寔諧所訴華省繩愆請脩其本解式之競長年其悲

官宅

造室判

丁爲室斵其椽而礱之法司科罪訴云新加三命

對　　袁令問

九儀辨等八柄正名設貴賤之地立財用之宅如或居處無節制度不經動而失中難以爲正彼丁爲室將完是居有覺其楹於粢而埽上棟下宇燥濕不交輪焉奐焉烏鼠攸去既成隩阼如位崇而德尊不事廉隅知物誘而心汰無法自守用奢宣驕安且煥兮其功可取斵而礱也於禮則邪且加命則大夫之命此室則國君之

室何取彼義自用於身請麗本刑無撓常度

同前　　王雄風

易稱上棟下宇禮載度堂考室眷言崇飾誠有等威動而或踰過則誰任丁沐我皇化策名清時既登大夫之職方用少牢之禮爰修其廟載飾其椽斵之則通礱之未可事且非據法實難容尋考父之銘雖同三命徵穀梁之傳則僭諸侯憲局所科罪斯得中

宅判

洛陽縣人晁謗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絶宅一區又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謗州斷還女謗不伏

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甿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夢瓔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閴道盡但以庭虛謝玉掌絶帛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喈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揚雄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晁

謗之家州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有文章程宜據

牆井

築牆判

洛陽縣甲界内坊牆因雨頽倒比令修築坊人訴稱皆合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内衆人共修

對

赤縣分曹黄圖控邑周公曲阜池一作地是浮龜之浦元

禮髙門人積登龍之望擊鍾鳴鼓歌吹由其沸天向述
當衢壓閈於焉撲地屬長空驟雨看石燕之分飛廣術
頹墉見銅駝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相如上林唯
餘塡塹徒掃茨之有刺終射隼之無由奚疑作爰興洛汭
之垣載俟傅巖之築雖人唯比屋而地實離疆幸無踰
於舊途理宜歸於本界若本衆戶始可興功自招頭會
之嫌仍必面牆之請與奪之理斯之謂歟

同前　　虞俌

帝王是宅河洛之陽雲闕巖巖列綺城之萬雉環途隱
隱分體國之九經重閈交開樓臺相拒屬陰風廻扇累
日沈輝灑洪雨於四溟布族雲於千里煙凝萬井泙汎
中衢半露宫牆坐見室家之好全頹環堵行瞻湫隘之
居且揆務黄圖參榮赤縣理雖謹察故典遵牧黎人必
使溝洫廣開垣墻甚厚因兹法令正叶隨時坊人以東
里北郭則邑居各異黔婁猗頓乃家産不侔奚事薄言
佇遵恒式既資衆力須順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築何

妨當否

鑿井獲鏡判

鑿井獲古鏡不送官司隣告違法

對

玉甃浮輝珠星湛耀漢陰舊址方除飾智之心譙國開源忽遇神仙之兆乙乸劬勞是務穿鑿爲功暫因梧樹之傍遂覽菱花之照光芒射目驪褭一作紛寵明心見飛鵲之時來覩廻鸞之屢舞雖則私獲合送官司愛而欲留

法將焉許自招其責誰復哀矜隣人告之雅符公正

同前　呂務博

乙既鑿井將開射鮒之泉欲施繘瓶已獲盤龍之鏡清源初鑿疑菱花而始成玉甃將升似明月而飛出寶匣藏而晦宇美人拂而生光王濛覽影已堪自愛秦嘉贈心歎惜何極眷言此得誠所珍奇爰令送官不愜於下誠亦允當固無所疑即以隣者之言寘乙之辜庸人陷法只堪矜憫請寛於乙將謂恤刑

同前　　朱萃

乙也鑿井遘墳而獲古鏡抱春銅之色涵明月之輝罷照秦樓未懸温室玉女窺而不倦仙人磨而益明異麗儉之得銅殊宣尼之對缶既曰奇觀理合歸官雖隱則有愆刑故無捨然物非古迹事或可矜請更詳審方可裁斷

義井判

得人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青擅穿街地訴云

濟途行

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饑載渴既繘井而辨義亦鑿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人行符種玉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尹載馳旋覿章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及泉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網苟利則可胡其未從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四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關門道路門三十一道

關門

棄符繻判一道　作刻出關判二道

越關判三道　謁者私度關判一道

恩賜綾錦出關判一道

宮門誤不下鍵判三道

向街開門判一道　新作南門判一道

道路

廬樹判二道　道路判一道

徑踰判一道　科木作道判一道

穿墻出水判一道　開溝向街判一道

染甕灑塵判一道　街内燒灰判一道

造橋判一道　縣令不修橋判三道

私僱船渡人判四道　不修橋判一道

關門

棄符繻判

岐州參軍郭丹充計吏在路遺棄符繻及至大震關贈令五千文而府吏胡有捉丹越度告令取受隴州依狀結罪二人不伏

對

漢陽故國隴岑舊境若(一作春)彼郭丹効官茲邑同元淑之計吏比孫楚之參卿而重關設險是稱襟帶因辨馬

而方來候鳴鷄而載入符繻且棄雖有異於終軍道德斯留亦何慚於柱史從兹經度未失事宜若論尹喜之辜誰執伯陽之罪胡有妄告欲一作合抵刑書在於二人何所推鞫

作刻出關判

甯成抵罪得脫乃作刻出關漢書作解脫詐刻傳出關未知科何罪

對

甯成刻薄爲吏威酷成章吞舟之魚翻聞不漏觸隅之

烏遽見無逃不能戮辱自明羈遲取効而乃背叛西土蓄積南山刻傳旣曰詐欺踰閼豈爲誣罔請寘周侯之罰仍從漢相之科

同前　　鄭自新

錫以忠貞庶諧輕典嗟乎漢吏沓彼寗成不見德音唯聞刻薄乳虎之怒士卒所驚貪狼之名區宇攸震擅南方之利益志在狥私叛西土之寵章心懷背國刻傳旣稱虛假論辜深是乖違請寘金科方形玉律

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對　張欽敬

恭維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來遊彼何人斯干國之紀異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鷄鳴而夜度行惟渴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詐偽難恕縱急切以文過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同前　　封玠

王者署一作置避諱關是爲巨防所以察出入驗符繻故終軍入秦棄之以擊節臧文相魯廢之而受嫌彼何人斯輙此踰越稱急切之利往冀刑章而免科當今烽堠無虞蠻貊請職荒徼不開於擊柝私室寧容於度關請科罔上之人用杜憑虛之說

同前　　于儒卿

因固作關設險居國豈伊征㚔是隔夷夏踰則歸法理

惟其常越何人斯初聞有告棄繻抗志無似終軍之遊辭諜遂行且殊蘧瑗一作伯避諱之出彼則請給寧異公文足可坐視更籌候鷄鳴而容度豈謂意陵霄漢學晁飛而影移行雖有由越侵無狀寘之於理其誰不然

謁者私度關判

汾陽縣竟戎幼學弱冠應舉西入關遂委過所至京不應作對退從小選補謁者戎情思罷歸請過所專一司曹以無來文不給

對

竟戎地接汾河業膺洙泗道標强學擅英妙於州一作鄉閭年在弱冠慕明敭一作經於鄉國爾雲行地載馳千里之路謦露聞天爰振九臯之響遷亭記柱馬生之壯志可追函谷棄繻終軍一作子之雄心尚在雖言高方朔而調下孫弘便抑大成將從小選入仕有吏曹之恥出關無使者之榮名宦以調役生悲田園以歸來興嘆昔時過所以委於中途今日行文須憑於下署無宜部傳不

可買符事在弘通理難退抑

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隨關司以物皆違樣不放過

對　　劉穆之

莫賀就日輸琛占風削衽既踰葱嶺便集藁街頻承湛露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雎浦以成文錦縟翔鴛艷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萬里之輕

齋�司以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旣生非馬之疑事乃出蕃須旣鳴鷄之失旣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虛固難留滯

宮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呂令問

門闥洞開國都以赫禁鑰一作鋼下同崇設王府則有茲率厥典欽乃攸司重城建扃安上題牓當天衢以南豁臨

帝庭而北峙上以發皇明之壯觀下乃備他盜之非常瞻彼主司或殊善閉闔而不鑰已彰慢藏開而不鍵誰測深意但人同於失雖有類於茅茹法貴在寬尚未方於苋陸若謂一時有誤須稽錯失之由必當外戶不扃寧累升中之化請捨小過無傷大猷幸未深於滅耳庶無勞於噬膚

同前　　姚震

職司其居官以物辨茍失其道孰云其憂杲杲重城上

列雲霞之氣昭昭洞闔傍連紫翠之宮所以崇邃高深隅閾中外所以伺可非一作執異服驚聾非良鐘鼓司時自可密而善閉煙光滅景翻乃虛而不關扃鍵空施隄防靡寄且比之職守用備非常故而不嚴誰曰其誤宜致繩愆之責以懲慢官之罰

同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

狐白之裘漢后廏中唯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凫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兹詿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候竊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無疑必寘嚴科

向街開門判

于門告張第向街開門第云祖父有勲蔭

對　　王諲

東海于門高容駟馬南陽張第榮珥七貂通德未孚薄

言斯露或以霞扉晝敞臨大道之青樓畫拱雲構接長楊之綺陌有同樹塞不遠人境車馬之客相閴冠盖之賔坐合若也人惟白屋奢僭之辜何逭必其地是朱門公侯之家始復有勲有廕既未審於髙甲應闔應開誠可窮其新舊敬申三覆然定五刑

新作南門判

甲新南門或人糾不時訴稱以新易舊

對　　楊戍象

門戶攸設姦慝是禁以開以閉在昏在晨當啓塞之從時實終始而合制若位崇列國名大諸侯因農隙而度功旣日至而斯畢且魯門所作丘明書以不時長府匪仍宣聖議其有改蠹玆甲者興事不撼雖善閉之典聿脩而從時之宜或柰糾之則可稱易奚爲

道路

廬樹判

爾子行飲食失節生疾抑云廬氏井樹不修

對　　李融

先王作則以廣利制命以居人故官立井樹旅有施舍相彼廬氏寔曰職司在故事之允修於從政乎何有旣而日暮途遠商子載馳轅端莫向馬首靡託旣傷行旅之感加之暴露之憂寒温失時以干六物飲食不節是生百病且國生納幣咎在晉卿江氏失布盜由楚相玉毀於櫝罪有所在

同前　　柳潤之

四人有業天下同歸理在營生方先潤屋貨賄山積是往來於五都珍奇海輸乃森羅於九市𥈭言商子實職貿遷（一作貨）（一作貨）聾弦高之風爲絳侯之事經途所亘多跋涉之勞飲宿乖宜爽陰陽之候野廬所掌井樹是修何得曠於主司致有損於行李遂使銀牀罷汲無郝子之投錢碧樹摧榮闕茅生之危坐盍歸司敗以正刑書懲其已犯之愆永息將來之弊

道路判

乙主路三十里置作館州按其違古制詞云險陸相半

對　　趙良玉

國有郊鄙道有室廬是崇委積以待覊旅省夫惟乙則曰司存掌彼康衢順帝之則修其候館虧古之制公家之事爲之式可舊章不率誰敢允從且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典經攸著龜玉是司徒以險陸爲詞其如專擅之罪

徑踰判

乙有畞種田苦徑踰者訴廬氏不禁

對

國勸勤農戶分田畞三時克務九穀斯登乙有良疇頫爲膏壤我疆我理式辨於溝塍是藨是蔉以䕸音薅其荼蓼觀黍稷之薿薿見麻麥之芃芃佇成庾億之詠冀貯畞鍾之積推耕讓畔異閒田之莫爭越陌度阡爽野廬而不禁乃徑踰而是苦實網漏而將蹊蹊田奪牛昔聞太甚議獄詰鼠合則持平宜稽廷尉之法用正野廬之

罪

科木作道判

當路多石所由科木作道科擅賦役

對

繕理通衢必遵時令盖藏多暇農人務閑既刋木以爲工亦隨方而適用於是取材深谷興役平人將肆力於夷塗必希心於公道馳騖由其克濟行李於是知歸何所虧違論其罪坐必情惟害物據法須峻刑名若功可

利人撫狀猶宜奬應縣爲斷結理未融平請更下推使其無訟

穿墻出水判

甲孟穿牆爲水竇流其惡於街衢坊人論告

對

甲孟池遷汾澮居此閭閻喧上陌之風塵亂中衢之車馬攸繁湫隘未適閒居仰甲第而多慙顧衡扉而自惡鄰光近接亦重於丘墳竇孔傍流忽染於泥滓遂使浮

雲之騎坐惜連乾道路之人行嗟揭厲流惡既侵於五府議刑還抵於三章牒送有司用懲其失

開溝向街判

丁開溝向街流惡水縣令責情杖六十訴違法既有文不合責情並仰依法正斷

對

惟丁門接通衢美非仁里異汾澮而流惡成閭閻之致沼遂使軒車曉一作晚度將墜於曳輪銅墨風行有聞於

姦令雖禮律之目彼此或殊小大之情得失斯在而法有恒禁政貴移風故議事之刑則符令典妄情之訴期於自息

染甕灑塵判

丙傾染甕惡街衢縣令咎丙云便灑軌塵於事無廢

對　　　孫欽望

閭閈撲地咽綺城之歌吹軒車沸曉度紫陌之煙埃攸更湫隘或資灑掃丙也業在門居向惟街道傾茲染甕

殊漢陰之息機灑以香街異汾水之流惡黄圖作宰當旌卧疾之竒玄覧滌除令察軌塵之穢將加箠令允符鞭作灑滓之懲巳聞揭厲無良之刺難漏刑名令既有科自成美錦之製丙期無訟難雪素絲之泣

街内烧灰判

余月望日西市商人街内烧灰曝布署令梅登一作澄以其犯禁决三十致死家人訴濫刑

對

令狐紹光

赤帝司節朱明肇位月一作日當既望時屬正陽理通幽化之急須長明生之氣商人狗利小子鬻賈同長房之居產不得神仙類弦高之聚財寧宜犒士遂焚灰上路睠布長衢既觸陰科且犯陽禁躔次有累於干紀草木不滋於殖豐梅澄所守薄有明刑精氣爲物頹齡俄謝論辜不知於内外定罪須憑於繩墨家人雖訴須審而行一作如何

造橋判

河陽欲造石梁以費廣請造舟計風烏鷲海亦用鸞巨萬州使相爭不定

對　　孫崇古

河陽地即帝畿境惟天邑石季倫之別業吹樓雲斷潘河陽之古縣春樹花開波石沿洄沓崑崙之水車馬闐咽侯黿鼉之構虹梁鵲柱既暫勞而永逸風烏海鷲但有損而無成爰叩兩端且多職競將申一部希効管窺宜興鞭石之功無取接舟之議

縣令不修橋判

長安萬年縣坐去歲霖雨不修城内橋被推按訴云各有司存不伏科罪

對

天開紫極地列鎬京渭水即飲龍之津横橋得牽牛之象而二縣稱劇兩城攸壯望雙闕而如雲對九逵一作逵而若厲頻年淫雨中逵泥濘石梁隳構鐵鏁不修馬惜連乾遲迴於欲渡人嗟揭厲歎息於無良既愆十月之

期須明三典之坐然則據地雖從縣管修橋乃合監營職司自可爲憂有詞無宜濫罰飭五材而入用選百工以就程俾令蜿蟺如虹佇見闌干若斗請凖此狀各牒所由

同前　　崔翹

顧兎離星商羊應雨浸厚地而沮洳灑長天而蕭索凝雲不動屐雙闕而朝躋行潦坐流匝四溟而夜下遂使鵲橋牢落虹影欹傾石杠成而鐵鎖暗移舊枝壞而新

查亂墜兩城之內是日帝居作漕自合修營赤縣元非管屬輒被推按乃涉濫刑至於司存事資懲罰牒問由緒方正科條

同前　趙和

中京帝宅上洛星橋宮城俯臨九重密邇康莊或斷一切停留架海黿鼉誰看往迹填河烏鵲不見新營冠蓋相喧過紅塵而不度車徒競擁駐白日而移陰修構既在科須差遣誠歸正典事合屬於將作不可責以親人

訴者有詞請停推劾

私僱船渡人判

洛水中橋破絶往來渡縣令楊忠以爲時屬嚴寒未可修造遂私僱船舫於津所渡人百姓杜威等連狀舉忠將爲幹濟廉使以忠懦弱不舉職事以邀名欲科不伏

對

上洛飛湍中橋施構參差危柱若星影之全開斷絶浮梁似虹光之半起望九衢之車馬未見川流瞻兩岸之

風煙更疑波委楊忠宣風帝輦作宰神州以修造之辰當沍寒之節私僱船舫公然來往論惠雖是恤人語事便非濟物且兩畢理道水涸成梁莫不率由舊章抑亦編諸甲令故違憲法自寘刑科廉使以懦弱繩愆正符厥理杜威以幹濟連狀未識其宜

同前

圭壓勝壤畿邑名都八達開衢傍連鶴嶠九重危堞近枕龜津鐵鏁長橋衣冠不絶金錢廣埒車馬相望楊忠

擢以茂材宰斯京縣屬虹梁落構翠瀲驚波滯商賈於平川阻騑驂於上路將以日躔南陸氣叶冬郊當此冱寒難於修葺役徒未集且叶受人船舫有私何乖高事杜威緼德載述風猷廉使繩違遽投霜翰究其所以盖取義於隨時觀其所由亦何煩於褒貶

同前　　李孝言

曲洛圭壓交風嵎邑途開九達城控八關積溜澄雲王子吹笙之浦驚湍落日馮夷剖蚌之川衣冠之所往來

商賈於焉交集所以亘玆星柱架此虹橋疑海上之浮黿似天津之飛鵲誠合因人啟塞隨事修營豈可使曲岸全崩危梁中絶驚波淼淼却停流水之車急浪（一作直）悠悠翻擁桃花之騎楊忠莅斯劇縣輒樹私恩不遵十月之規有損二周之化造舟之義自有公營浮航之機詎宜私僱道橋有闕懦弱可知請依直指之科寘以曲從之坐

同前　　崔釋

三川朝市六合樞機冠蓋如雲擁金錢之馬埒軒車若水赴鐵鎖之虹橋避邇所資往來爲要不謂波湍溜激柱朽梁摧捉烏鵲填河空餘處所驅黿鼉駕海尚有規模自合修營豈宜停廢楊忠位光銅墨境控圭壓仙舸横流異林宗之共泛漁船逗浦非仲卿之來遊縱狥私情恐乖公理雖當冬月況屬閒時造橋用功冀暫勞而永逸渡船費力但有損而無成官橋自可官修何關縣長私船輙爲私偝便累宰君郡人褒揚將何稱首廉察

附請即可甘心以狀告知庶無喧訴

不修橋判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水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對

津橋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縈集作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狥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恤下道未昧集作叶中輿其熊軾涉川

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啟塞既闕於日修
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
庶辨二天無政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六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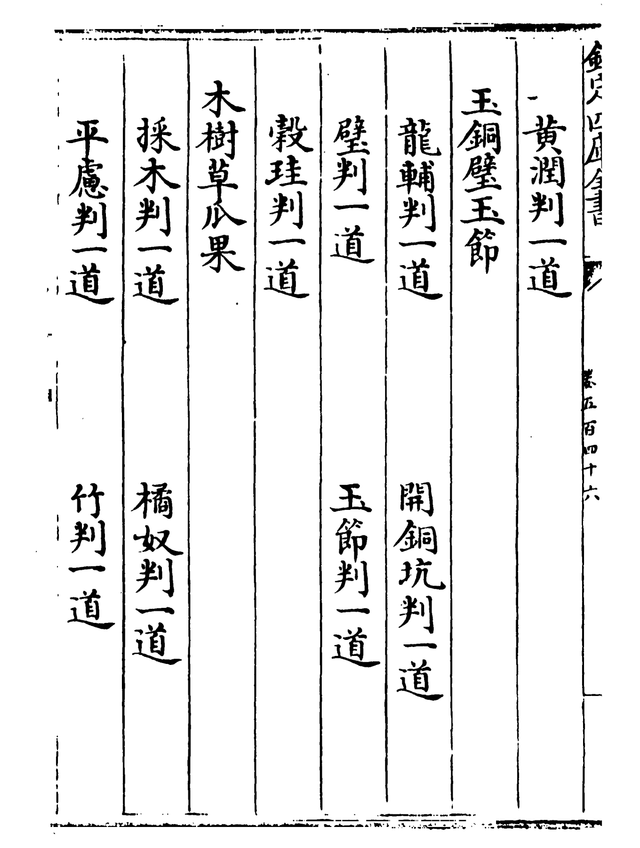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錢帛玉璧果門二十三道

錢帛



黄潤判一道

玉銅璧玉節

龍輔判一道　開銅坑判一道

璧判一道　玉節判一道

穀珪判一道

木樹草瓜果

採木判一道　橘奴判一道

平慮判一道　竹判一道

盗瓜判一道　芋判一道

柙子判一道　梨橘判一道

盗稻橘判一道

錢帛

磨錢判

甲磨錢質而取鉛乙告之訴不更鑄

對

緡鏹爰設銷鑄是司九府匠之以圓方三官因之以文

質雖五銖異制半两分形龍馬之造化不窮權衡之輕重有數寔惟泉貨校在水衡人之無良公爲不道微漢臣之賜蜀銘範成姦非魏帝之夢陳錯磨抵棊立辟自貽於錢府舉法須密於金科欲無王衍之害曷云非隱將刻劉陶之議刑其捨諸且取鉛不定其少多致獄孰究其高下欲加之罪其無詞乎待窮楊可之告緡方辞一作訊五倫之督鑄

無名錢判

東門䶨訴主司負物吏詰之䶨云祖有無名錢

對

易象定位尊卑之禮聿修人倫有序貴賤之容斯立布諸方策聲應藹然至若爵列子男恩乘帶礪有謀謁帝方承萬戶之榮無種封侯亦受千金之賜陸子橐中之寶已惠私門張氏無名之錢且留公庫東門䶨家聲不墜祖德彌光想昔日之恩輝恃曩時之寵寄負玄絶海搶榆知其不逮刳舟剡楫塊木媿其無施仰堂構而未

微思必復而何已薄言公府方論赤仄之資爰詣主司更訴青凫之錙亦冀雲油露湛先人承元始之恩自葉流根後胤奉永平之賜迹有符於故事理無紊於今時旣於古而無虧豈在今而可抑謂宜從允以叶彝章

拾遺錢判

乙拾遺錢於路縣科罪訴云家約俛有拾仰有取不敢失業

對

失得者在乎幾悔吝者生乎動茍或昧之其何以行乙乃妄人不慎厥德既俛拾而仰取亦虛往而實歸路有遺錢且效漢臣之鄙室而藏鏹庾同猗氏之富在國經而斯濫寧家約之可遵且揭而書之縣未徵於古制貪以敗類乙見誚於詩人貽厥孫謀無聞以燕之訓恒有子禍將貽自掇之刑請糾其違用懲于悔

鑄錢數倍判

江東諸監鑄錢數倍費使牒令停監司云恐棄山澤之

利而工匠私鑄犯法

對

貨以通商財以利俗國法施於九府鑄作行於四方輕重隨時子母由其遞用積流有象泉布所以得名國家立制經邦稽古爲理用天分地成其阜安之業聖作物覩有其通變之勞使乎伊何曾不是識專命非據亂常有誅人焉廋哉斯害也已請被刑昌無擾監司

鍾官所鑄判

庚爲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錫未足

對

辨方制位聿彰治國之典立教富人必先因地之利設家(疑作泉)府列鍾官將欲布金刀之饒盡銅山之積庚以伎能從職鎔鑄爲勞獸炭炎爐非煙上出(一作獸爐生炭炎煙上出)鳧工動扇騶吹傍飛無名歸張氏之封因寵入鄧通之室自合預圖歲計先備年支不見請於文符空有辭於鉛錫撫周書而太息有愧川流披漢史而長懷無閒岳

峙仙臺按罪寔爲通規主局致詞憑何逃責

母子權判

順成方請爲母子權渝其好肉所司下科違法

對

調以玉燭天運和於四時用以金幣寶貨叶於三品是以榆花落影荇葉分形有母子之相權見大小之爲利歲用不足將救眚灾秋其以登孰爲鎔鑄眷兹方郡年在順成稱彼兒䬴則叶飲蒸之義在其龜貝未詳豈有

之期家蓄三年自流衍於紅粟園資九府實抵冒於丹毫守以規模猶違正典渝其好肉彌阻大同知無不爲何見妄從申請罪人斯得誠宜寘以科條

織素判

樊貴使妻織素先示其式而告之曰必如此妻織遂善於式乃出妻凡訴州特（一作將）判合仍笞貴六十因損一脚履地不得貴不伏訴臺

對

龜浪披圖地演金夫之卦鵲橋構象天垂織女之星故能陰陽克諧琴瑟斯和其道且合莊敬表於齊眉其情或乖忿怨形於反目樊貴飛鳴聖代飲啄昌期預詳結媛之談早契代柯之義皇皇受業初未見於拾青軋軋美機遽有聞於裂素蜘蛛網戶朝續斷絲蟋蟀鳴階夜催殘織光明似雪未慙董永之妻皎潔如霜纔學王陽之婦兄莫能忍是歸妹之無家女既不良何立身之有地閨門險詖醜行已彰州將科繩罪人斯得有虧於禮

善是責之難逃不足與行何藉跋而能履以郭賀爲州牧用刑而尚寛旣不疑爲臺郎所訴之何益

練不宿井判

丁爲水練不宿井七日夜所司科罪訴云晝暴

對

維彼組練濟斯軍國或易象貢其戔戔或詩人歌其皎皎理宜夜懸諸井晝暴於陽何得不務吳門之光坐乖魏闕之理所司詰罪雅叶彝章丁則溥言何其厚貌請

依司敗以肅爰書

黄潤判 黄潤細布也揚子雲蜀都賦曰筒中黄潤

乙借甲黄潤示幽閨因被鼠齧甲索比筒乙以當土無請酬價甲不伏集作訴

對

財以工化物以商通旣名奇而可稱於一作亦寶異而爲玩或有齧筒比細光越象簟況一作況藻侔華色逾龍輔貨且難得稱珍於外土寵無不利取悅於中閨皎皎當

窻已生紅粉之艷卿卿在室復覩黃潤之竒上客驚燒

殊裘楷之未識相鼠斯齧惡蒼舒之啓智緘鐍不固誠

毀櫝而亡龜詭異難求豈登山而採蚌依酬元價無徵

本物旣非吾土所育請絶詩人溥言

玉銅璧玉節

龍輔判

張魯私家畜龍輔不獻

對

萬寓宅心四人各業不寶遠物載沐玄風南縈之暄猶思上獻東流之水必顧朝宗所貴者忠誠孰非臣子所畜者珍物仍在私家況龍輔稱奇烏篆攸載潛匿不送彰聞有司雖馬駕鼓車天心廣被而人迷日用物議猶多律有明文刑故無捨

開銅坑判

蔚州申管内銅坑先禁採昨為擅州警發遣兵州庫無物可裝束刺史判令開銅坑以市物給兵幕一作募不闕

軍機廉察使科違勅

對

星帶燕郊雲迷代郡地稱即山之利人擅燒銅之業有勅頒行無令採鑄頃以遼兵候月或渡盧龍之水漢守宣風載撫飛狐之塞救兵屢發帑藏云空方興計日之師遂有隨時之義取銅以給在勅誠違一作誠在違科應機而行於事有一作可可恕馮諼市義在昔未以爲非汲黯開倉於今不言其失斷從違勅理或可矜

璧判

璧肉倍好太常以爲度失將薦不可

對

太璞不雕國寳爲貴許田斯假諱朝宿之邑秦城可易獻章華之臺況祀地郊天或充禮物來朝入聘以表威儀然則聖人制禮特崇於饗薦王者之孝莫先於崇稷而三后在天聖靈浸逺四方成歲祭典聿修有事廟庭載陳珪璧太常所主大禮攸存凡厥薦陳須明制度惟

此壁禮不虧玉書色侔截肪肉倍於好同楚人之鄙識妄有疵瑕當魯禮之明祠而致違闕曠其所職不得無辜

玉節判

癸盜玉節於諸其家科盜罪不伏

對

符璽出入惟帝之命節傳迓送（一作官節傳迓）有國之恒寶山圖獸知林木之多虞澤國用龍取江海（一作湖）之安禄飾

玉之節惟人所持萬里無塵寢於廟堂之上四郊多壘行於軍陣之間癸何人斯不率而盗子卿漢朝之勇將權一作擁節不移無忌魏國之名臣竊符加罪彼已之子曾不是思數之萑蒲尚聞攻伐邦之旌節安可穿窬請歸義於鈎金庶無譁於束矢

轂珪判

甲受轂珪之節爲使而易行除慝專以和難爲務法司劾之不伏

對

六節崇儀制參龍虎五瑞分命列自公侯備以寵章異其文質嚴國朝而式序戎原隰而斯皇莫不尚以珪璧爲之制度氣中浮曜本自生虹山下沉暉由來抵鵲擬秦城而韞櫝邁燕石以推珍璞琢言敷釆就無僭起以軍旅恤其凶荒易行除慝之規結好和難之義咸崇馭下克著彝倫將忝厥司寔資謀政甲縉紳高踐符節光臨既載馳而飲冰豈四方之辱命蒲璧云始早逾列於

子男縠珪致榮遂専城於方岳克謹天戒肅將明威居不失中思非出位寧遑啓處務協仇讐得晉侯之平戎有宣公之静莒奚爲不可而欲論刑易行本在剡珪此謬請分陶壁

木樹草瓜果

採木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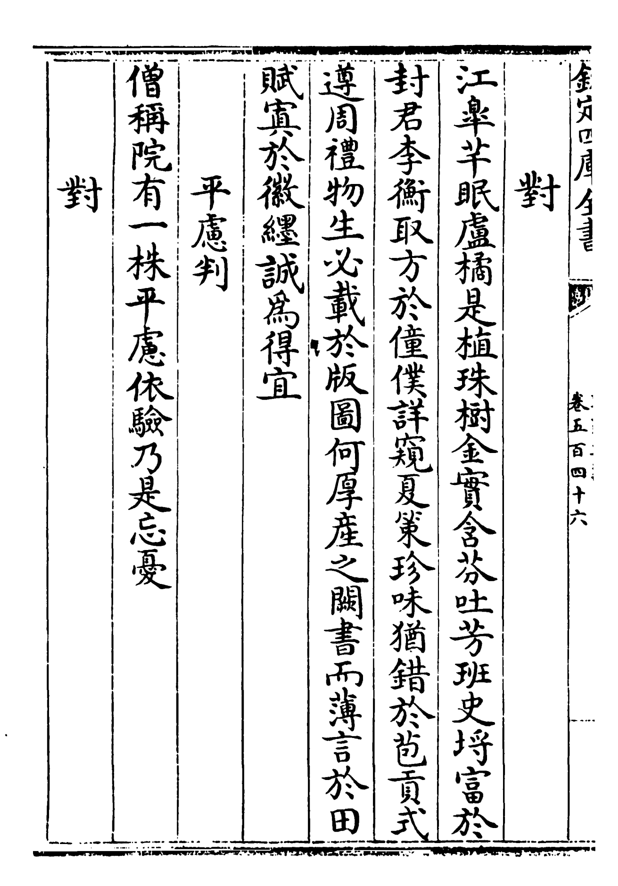
終南山下人每至冬中於山北採木縣以斬一作砍伐非時皆欲禁斷人云山南險遠終一作皆不可行

對

節彼南山森乎灌木百工爰度庶人斯採厲禁攸施妄掄材而必制操斧以進何斬伐之乖宜斬陽蓋一作即取乎陰時代陰須在乎陽月古訓則爾今令惟宜若斷彼良輈剡乎服耜考工有典諒亦難違儻篳路載馳析薪負荷藍縷是阻巖險何階隨時之宜蓋取諸此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對

江皋芉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埒富於封君李衡取方於僮僕詳窺夏筴珍味猶錯於苞貢式遵周禮物生必載於版圖何厚産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寘於徽纆誠爲得宜

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對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草駢植天花亂開裛香雨而增紅澹祥煙而泛緑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愚僧之目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祺祥終用彰於紙繆只可樹之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尤眩惑足以發周客之笑生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罹於刑典

竹判

衛州申奉勅和市竹州送王蜀司法科罪不伏並仰處

分

對

王者立制諸侯附庸海内之化可弘任土之宜克著軍國既有彝準州縣非無舊式眷兹鄘衛梁新臺於浼浼帶以淇澳挺緑竹之猗猗雖禹貢分圻尚乎納秸一作秸納而唐年作賦送彼王芻既失奉於芝泥自投刑於棘署司法科罪正叶其宜輙爲詞訴殊是疎僻且虧效職之方須速謗官之罪

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畫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隣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美至三搖長懐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𨙻乃瓜田躡屐狗一作狗

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
宋濯自含氷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
於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
帶毋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
而無爪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悞論妖疑切誨盜情深
雖陳券口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容
告未曉真虛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芋判

甲以蹲鴟自業丁告其惰農

對

我疆我理蓋取其宜採葑採菲止存其善甲以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藝彼芋區安厥蓬戶不知堯舜之力聿求天地之利有斯而享同計然於范子無悶乃可均沃壤於岷山鄙哉彼丁好訐爲直昧長沮之自樂訝夫子之不勤告以惰農未聞其可或恐人慭相鼠務彼蹲鴟匪夫析薪頗黷綱紀則片言難折審慎攸宜請俟三緘方

申一剖

楒子判

栢會一作禽下同南隣有楒樹垂枝於家侍兒取以噉會會送官仰正斷

對

栢會操深介直期在公清用理於家可移於國東家之棗昔聞去婦之悲南隣之楒今見侍兒之執論其嫉惡雖曰至公究其飾情終爲小行所盜不言多少量情應

有重輕請更詳求方可裁斷

梨橘判

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弘執信載橘來鄭州行至徐城水流急兩船相衝俱破梨及橘並流梨散接得半橘薄盛總不失元禮索陪執信不伏

對

滎澤名區長洲沃壤土宜雖異川路攸通故使賈客相趨乘時射利商人遞委從有之無大谷玄光言移汴北

江陵朱實欲度淮南於是皷帆侵星俱辭故國扣舷忘夕並届徐城兩鷁争飛雙鳬不背異虛舟而見觸均斷艦之相逢遂使橈逐蘭摧疑建平之柹下棹隨桂折若河上之查來落果於焉星散榜人由其鶩没一游一泳橘包纍而全收載沉載浮梨漂零而半失然防慮之術未聞責已而侵溺之獎直欲尤人乍尋似合酬塡審細便難允許何者梨因散失船則共傷若爲梨覔陪過自歸於毁櫝如損船索償理乃齊於指馬旣非情故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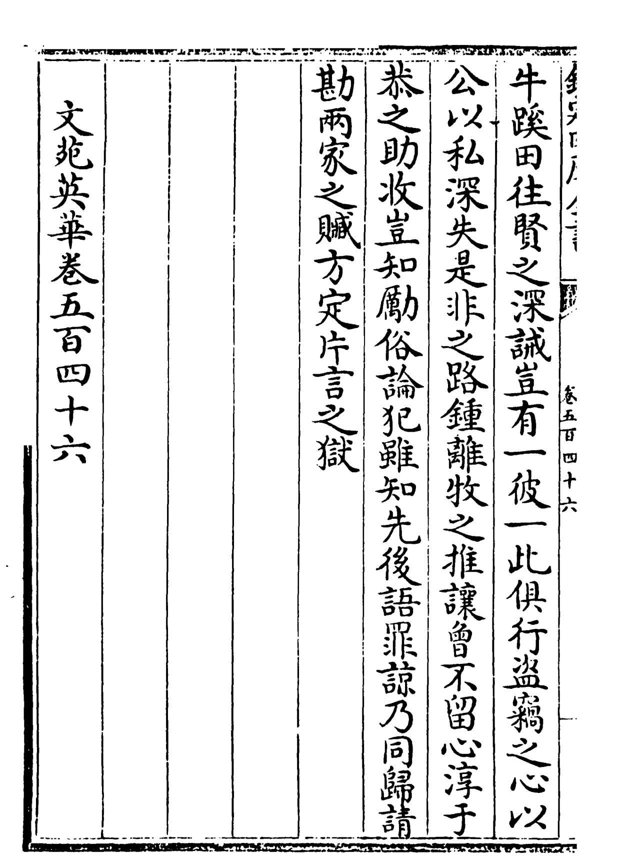
披陳

盜稻橘判

會稽楊真種稻二十畒縣人張辨盜將令訪知收辨科罪訴楊真盜辨木奴復合科罪

對

汙泉芳稻風傳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戸之封青花競吐色亂煙波朱實方成影分霞錦楊真張辨植紫營生楚既失之齊亦未得且覆車改轍前代之通宜牽



牛蹊田往賢之深誡豈有一彼一此俱行盜竊之心以公以私深失是非之路鍾離牧之推讓曾不留心淳于恭之助收豈知勵俗論犯雖知先後語罪諒乃同歸請勘兩家之贓方定片言之獄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六